

马家辉

关于岁月的隐秘情事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关于岁月的隐秘情事

马家辉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关于岁月的隐秘情事 / 马家辉著.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 10

ISBN 978 - 7 - 80678 - 986 - 5

I. 关… II. 马… III. 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55066 号

关于岁月的隐秘情事

马家辉 / 著

责任编辑 / 阙 政

技术编辑 / 丁 多 装帧设计 / 张志全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邮政编码 / 200001

www. ewen. cc www. shsd. com. cn

全国各地书店经销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32 印张 8 字数 130,000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80678 - 986 - 5 / I · 218

定价: 24.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自序:让时间迷路

最近几年对时间有了近乎神经病的紧张，总觉时间不够用，总觉日子过得超快，怎么感觉上才刚起床，一转眼，已是凌晨两点，又是应该上床的时候了？

于是非常沮丧，沮丧到睡不着觉，整夜担心翌晨睡醒后没时间可用。结果是，睡醒后，太累了，纵有时间，亦根本什么都做不了。

神经病见诸于形体，便是对于生病的疑虑与恐惧了，从早到晚觉得头痛、眼痛、肩痛、腰痛、胃痛、脚痛……两三年来跑遍了香港的大小医院，看医生，做检查，十有八九找不到问题，而往往都是奇迹地，看完医生，对医生吐完身体的苦水，踏出医院，所谓“病”便突然消失或减轻，直到两三个星期以后，始又觉得不妥。

唯有开展新一轮的看病历程。

好像是卡尔维诺作品内某位多病的主角说过的话：“五十岁以后，我知道了身体内每个器官的存在和位置。”

幸或不幸，我比这位老兄“早熟”；我才年过四十。

时间，是物理学上概念，在文学修辞上，我们惯称之为岁月。

时间，是计量的单位，分分秒秒，滴滴答答，钟表上的每一个网格线都是预先划定的铭刻，内容相同，大小相同，相同得令人感觉乏味。

岁月可不一样了。当我们说岁月啊，便是在说着不一样的故事，犹如眼前出现一条河，河上飘浮着形状各异、颜色不一的花叶，它们为何在此，要往何去，无不各有渊源于造化。探手入河，捞起花掬起叶，都可以联想到生命里的神秘与诡异。

时间，是一位秃头四眼的科学家，身穿白袍，颈系领带，坐在空调充沛的冷冰冰的实验室里打瞌睡；岁月，是一位白发灰须的老人家，长袍一袭，纸扇轻摇，坐在庙口空地的木椅上，在榕树下，说书。

而我这本书想说的正是一些关乎岁月、以及在岁月流失过程里不知何故突然冒起的小杂想、小故事。或许我有隐

隐空想,冀望经由岁月的叙述得以逃离时间的束缚,时间抓不到我,我是时间的逃犯。

让时间在岁月的书写里迷路,而由此,我重生。

目次

自序:让时间迷路	1
In the mood of Love	
樱花下的脸容	1
凤凰似火	8
摄影机前的小习作	12
我的死亡笔记	17
春节两帖	33
足球的身体政治学	37
前进澳门:To 赌,or not to 赌?	47
伤城:梁文道,和我的香烟	62

小女孩和她的香港十年	67
------------------	----

In the mood of Sex

色欲观音	70
湿吻王家卫	78
因为不问,所以美好	82
Happy Enough?	88
别低估了张爱玲	93
墙上的英女皇	115

In the mood of Reading

有一个人,有个夜晚,死在书下	120
死在这里也不错	137
星期天的早上	143
哈德逊河畔失去了一位沉思者	147

In the mood of Viewing

长江上有一艘船叫作七号:我们仍爱周星驰	156
谁最快乐?	163
电影明暗	169
自大狂曹操	172
因为他叫赵子龙	182
人在棋盘	188
含蓄的悲恸	193
日出之所在	195
英伦男子与纽约女子	199
愚蠢的好人	203
怒目蜘蛛	206
蝙蝠侠遗弃了我们	210
这一群沧桑的男子	214

谢谢了,大师 220

Fin

女孩四帖:Love is 永远一起看电影 228

樱花下的脸容

之一·花见

都说樱花是不等人的。都说今年花季是开得晚了一点。

反正，来到了京都，就遇见满城的樱花，触目有两种：白色和粉红色，在寻常人家的巷弄，伸展出来，肆无忌惮地。

四月的京都穿着一件薄薄的外套，凉风习习，一吹，就乱了发，就把樱瓣吹入发，小小的一片像无物不上心的美感。

那寺院之中、河流之旁亦有樱，那大片大片的花海，风吹落地，落水面，悠悠的流着，时间时间，樱花是关乎时光之流逝是关乎美之失落是关乎风与花的遇见和分手。季节的断层，一斩就决绝不回头的意味。

日本人赏樱，喜欢花之盛开，更喜欢花之凋落。日本人

拾起花瓣、流下眼泪，让自己淹没于悲剧的喜悦里。

有樱的地方往往有一块小木牌，牌上往往钉着许多小纸条，纸上写了俳句，短短几行字，说的不外是“谷间流水，石亦歌咏，樱花树下”或“尘世碌碌，樱花刹那，永恒思慕”之类的怜叹。

若只是在报纸书本读到，想必无动于衷，但在樱下读来，忽然每个字都变成有血有肉，立体地站起来，一阵风吹过，把它们吹走了，跟花瓣一同在风里起舞。寻常的事物，来到樱前，皆有感动。

二十多年前，东京卷起过一阵年轻人自杀潮，有些死者在跳楼前留下一封遗书和一片花瓣，遗书写的就只是几行字，大意是：让飞扬的飞扬，你先去吧，像樱花一样先凋谢才永生，我随后就来。

情何以堪。

日本人赏樱，叫做“花见”，日语是 Hanami。

花见，扩大解释是不仅见花也见人，花下见，花下相见，花下不能不相见。独自赏樱是会流泪的。

在京都清水寺，望见两个背影，沉默不语，静静地坐着、坐着，各对樱花想着事情。

这是他们第几回一起赏樱了？第一回，在何时，在何地？

下个花季,我再来这里等你,这是我们的花季,繁花盛放,我们的青春就在里面。说定了,不见不散。



之二·食事

敢情是受了日本电影《东京铁塔》几场饮食剧情的影响,返家途中肚子忽然响起一阵急鸣,恨不得找一家日本店吃鱼生以及一碗滚烫的乌冬。但毕竟夜深了,眼皮的疲累速超于肠胃的悲鸣,而且,为了健康,只好咽下口水,回到蜗居在被子里幻想食物。

想象的娱乐,绝大多数比现实更为美好;食和性,都一样。

然而，临睡前躺在床上，终究忍不住放下厚厚的尚未读完的《汉奸审讯笔录》，改而拿起薄薄的刚出版的《食乐东京》。那是一份本地杂志的结集新书，非常好的策划，非常好的照片，非常好的文字，好到足以让我在纸上大过干瘾，一口气翻读到底，够了，像吃饱了，舔一下嘴唇，关灯睡觉去。

这一夜的梦境，肯定飘溢着刺鼻的 wasabi 和香浓的炭烧味道。

《食乐东京》第二百六十四页有一张照片，昏黄的光线下坐着一位和服女子，标题是“coffee”，显然是一间小小的咖啡店，女子左手跷起手指小心翼翼地端着一块小小的糕饼，眼睛半闭，红唇半张，还有啊露出了半截粉颈，替照片增添了额外的故事悬想。

看着照片，我忍不住悬想：谁坐在她对面？她是享受食物，抑或享受跟对方共坐？

照片把我带回半年前的京都。

五月天，往寻迟到的樱花，在京都住了一个星期。日本人称赏樱为“花见”，我觉得隐隐意味，人见到花，人也让花见到，这才圆满。有一天，起床得晚，出门往探旧书店，经过一间小店，进去喝咖啡、抽烟，以及摊开稿纸写作；日本的咖啡店都很安静，适宜写作。未几，有一位和服少女进店，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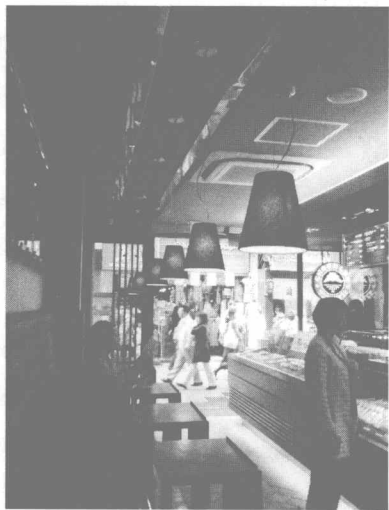
了咖啡，优雅地坐下，从布袋里掏出一本书，悠闲地喝着、读着，远远望去，看店外行人脚步仓皇，对映之下时间仿佛在店内静止，天地之间，这里如同真空状态。我们不约而同地窝进来，喘口气，以便踏出门后拥有足够的意志继续上路。

少女坐了大约四十五分钟，我的稿子也写完了，控制不了自己，摸出手机偷偷按键。我不是色情狂“痴汉”，只是想拍下留下这时这刻的“真空”，好让回港后想再喘一口气时在照片里寻得满足。

如同，这刻。

之三·在意

电影《东京铁塔》里有这么一段，男主角与亲友在家里哀悼母亲，编辑打电话来催稿，他气得发抖，因为“在老妈过世当天，在老妈的枕边，自己



从事需要跟人家做这种低层次对话的工作，觉得非常气愤，也觉得自己很可悲”。

男主角挂断电话，不想写了。

然而在脑海里浮起母亲的声音：

“去写吧，不能给别人添麻烦。去写吧，你答应人家今天交的啊，是你迟交了，不能不写啊！”

于是，男主角坐下来，把稿子写好，但并非因为答应了人家，“只是觉得如果不写，老妈会很在意”。

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不管有没有血缘关系，浓淡之别或许正在于有没有存在“在意”。

感情若不是浓到某个程度，是不会有任何在意的。眼睁睁看着你沉沦，变成失信、颓废、懒散、粗鄙、庸俗，于己无害，实在犯不着动半分肝火，更没必要提出忠告或制止；看着你沉沦，或许能有幸灾乐祸的快感，所以说说不定还会加几句诱惑，唯恐你站在悬崖旁边忽然清醒，不愿意往下跳。

有在意，才有期待，如果你做不到，对方会很难过。

倒过来说当你很在意对方的在意，你们之间便必有着隐隐的牵连，即使空间阻隔，甚或人鬼殊途，却仍在彼此的心里占了一个位置，莫失莫忘，不离不弃。

有一个老问号是：What is love？

有一个相当直接的答案是：你是否在意对方，也在意对方是否在意？

英文有个很平淡却又很有力量的句子叫做“couldn't care less”，可以译做“毫不在乎”，等同广东话的“话之你死”。当你敢向对方说 couldn't care less，你们之间便不仅不再有爱而更必有怨，因为假如你不在意对方是否受到伤害，相信我，一旦遇上机会，你将忍不住把他伤害。

《东京铁塔》的男主角与母亲感情亲密，乍看还真有点像“恋母”，但人同情事其实不管属于哪种感情，本质终于相同，都是视乎有没有“在意”，而“在意”的同义词就是“保护”；当你学懂了保护或有心去保护一个人，你对这个人便是有了爱。

